

澳華新文苑

第1201期 (A)

有段時間閉門不出，在家看雜書。讀完《人類簡史》後，竟被“八卦”二字震到了。據說多少萬年前的地球上，有幾個不同的人種共同生活著，其中尼安德特人種的腦袋還挺發達，但最終卻被腦袋不如他們大的智人所滅。究其原因，竟然是尼安德特人不會八卦、或是不愛八卦，哪怕他們比智人聰明。“八卦”二字對我產生了衝擊效應，保不齊我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，因為從小到大，我不太喜歡八卦別人。但是，誰能保證別人不來八卦你呢。

也許，得相信一句老話：“哪個人前不說人，誰人背後無人說。”這句話肯定是歷史悠久的，經得起人類發展史的考驗。我突然想把藏在心底的東西都劃拉一下，理出些個頭緒來，剪不斷的東西它們未必就是一團亂麻。其實，有些常浮出腦海滋擾我的事和人是非常清晰的。此刻，我想八卦一個有故事的女人，她叫麥子，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知道她的故事，因為她的故事而對她這個人心存好奇。

人世間的一切，本來並不複雜，世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，生活除了吃飯就是睡覺。但要把一個人搞清楚，一頓頓飯吃好了，一個個覺睡踏實了，是像變戲法一樣有許多變數的。人生就是一個過程，為什麼走這條路不走那條路？為什麼走這一步不走那一步？一步錯，步步錯，一切就會變得繁複雜亂，八卦由此而生，故事由此而來。

話說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會寫詩的人特別吃香，倍受一眾年輕人追捧。我很早就開始做文學夢，十八歲時，在一個文學座談會上認識了詩人雪子，他寫的詩朦朧龐朧的，越是讀得似懂非懂，還越發莫名地迷戀詩，也因此不自覺地變成了一個文學青年。每當詩人的詩發表在《詩刊》上，都會崇拜一下《詩刊》編輯的品位。曾有一段時間，《詩刊》在我心目中彷彿一棵高大的橡樹，上面不斷開出各色凌霄花來。後來詩人不幸死了，我對詩也死心了。但這並不妨礙生活的潮流滾滾向前，寫詩的人前赴後繼、詩壇文壇欣欣向榮。

麥子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，分配到了《詩刊》當編輯。編輯部的主編老秋是名聞遐邇的抒情詩人，喜歡讀詩的人必須知道老秋，“寂靜中飄下一片樹葉”，“沒人的屋裡也有生活”。麥子有文才、會寫詩，年紀輕輕就能在《詩刊》這樣的編輯部工作，本身就是一種幸運，羨煞同時代的許多年輕人。

不知誰起的頭，本來是開始過好日子的八十年代，突然冒出了一股出國熱潮，有門沒門的都擠著要衝出國門。我孩子他爸海外有親戚出國了，我這個文學青年也丟下了文學夢，跟著他出國了。當時人

八卦·眼神

海曙紅

們出國的理由千差萬別，但“逃避”二字於我千真萬確，不管在逃避什麼，逃得遠遠的最好。表面上看出國是榮耀，實質上是流浪到異鄉，至少在開頭難的那陣子，母語再好也是用不上。

麥子也想出國，她要丟棄眾多文學青年夢寐以求的好工作去異國他鄉。因工作之幸，麥子結識了許多有才華的詩人作家，其中有一對聲名鵲起的詩人夫婦，在八十年代末被好幾個國家邀去大學講學。那會兒出國，能得到海外朋友的幫忙是要燒高香的，靠譜的朋友多半是真講情義；運氣又是個長著偏心眼的東西，它會眷顧或有顏值、或有才華、或有實力的人。因為麥子與詩人夫婦的相互欣賞、暗生情愫、朋友義氣，種種原因吧，後來這對夫婦幫忙把麥子接到了異國他鄉，他們先是住在同一屋簷下，生活中情同手足。

生活就是過日子，過日子的時間如流水，流動之中帶走一些留不住的東西。麥子到異國一年半載後，和她有關係的人生活都發生了變化，她也跟著一個說英語的白人男子移居到了澳洲悉尼。當初幫她出國的詩人夫婦由於她的介入，生活漸漸失去往日的平衡，最終釀成了玉石俱焚的悲劇。再後來，定居悉尼的麥子離開了白人男子，和北京來的老秋一起了。俗話說“三個人一台戲”，“三”這個數位註定會引出戲劇性的故事，八十年代的文學青年都知道麥子和詩人夫婦的故事。

我和麥子是同時代人，也算是個文學青年，麥子的事上了報紙出了書，我對她這個名人並不陌生，只是相當錯愕。詩人夫婦生前寫的書面世了，詩人夫婦死後麥子寫的書也面世了，我讀過他們寫的書，對書裡說的東西疑信參半，不管故事有多麼不可思議，理智和激情都失去了它們本應有的價值。如果出本書就能說清楚生活中發生的一切，那麼，有話要說的人都得好下下功夫寫本書。又或許發生的事已經發生，沒什麼應該不應該，說啥也沒用，都是命中註定。

自從知道麥子和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後，我就有過奇怪的念頭，不是有人說生活是個大舞臺嗎？說不定我們在走過場時會碰到。世界之大，無奇不有；地球很小，可能碰巧，我還真的碰到了麥子。第一次親眼見到麥子，是在斯特拉菲爾德車站出入口的坡道上，她和老秋兩人攙扶著，從車站出口處出來走上坡道，我是走下坡道去趕火車。匆忙之中驚鴻一瞥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怎麼忽如其來地就撞見了麥子，還有她身旁的那個老秋。我一眼就認出了這對名人，麥子本人比書報媒體上的照片要好看；老秋清瘦精幹，說不上是玉樹臨風或是清風道骨，但還是可以讓人往那兒想的。（未完）

夢

劉虹

又驚醒於凌晨的夢。倉皇不安中我決心拷問它：為何總像狗攆耗子，或一條道走到黑的愛情一樣，對我窮追不捨一一

要麼大號路痴，困於方向叢生的小小街口，似暗喻我迷宮般的人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要麼頻頻內急，好不容易找到廁所卻像恭逢最成功、最令人豔羨的權色型婚姻，懣得不容易插足

這些雖然糟心，卻尚未狠過今晨的夢一揪心啊！這輩子上天和法網都不忍篩漏的我所剩不多的友人，微信標籤中分類為公民，可我的筆在他們被通緝的位址上踉蹌著，幾番尋釁滋事也未能哄出記憶里的門牌號和沉寂多時的手機，讓我的痛無法快遞

只能一回回，在最黑暗的時分驚醒。
(20240228晨)

寵物與寵人

西澳平民

根據ChatGPT提問，全球範圍內家庭飼養貓的數量略高於狗。Mars公司於

2024年發佈的調查顯示，全球範圍內養貓比養狗更為常見。男性養貓人士（52%）多於女性（48%）。在中國，寵物貓的數量超過了寵物狗。2023年數據顯示，中國寵物貓數量達到6980萬隻，寵物狗數量為5175萬隻。然而，在美國，養狗的家庭比例更高。2022年的數據顯示，在擁有寵物家庭的總數里，74%的美國寵物主人養狗，而養貓的比例為47%。

熱愛貓狗動物漸成人們的共識。一方面，動物具有靈性，與人類情感相通，彼此慰藉。這正是人們愛動物的原因之一，也是目前機器人難以企及的領域，如同AI能回答問題、處理複雜任務，似乎無所不能，卻無法真正感知人類的喜怒哀樂，而動物雖無法言語，卻能敏銳地察覺主人的情緒，為人們提供有聲友好的陪伴。

另一方面，愛動物往往源於同理心。動物的忠誠、聽話順從和無條件的陪伴，使它們成為許多人情感寄託的物件。現代社會中，養寵物甚至被視為比養育人更簡單且回報更直接的選擇。養動物勝於養人。人們常感慨：“人不靠譜，唯有貓狗知音。”這不僅反映了人與動物之間的深厚感情，也折射出現代人際關係的複雜性。

此外，關愛動物的意識正日益受到全球關注。考慮瀕臨滅絕鳥獸的事實，國際社會組織開始宣傳保護動物日。各國不僅通過生肖等傳統文化紀念

動物，還設立了大量保護瀕危動物的節日，以提醒人們尊重動物生命。例如，世界動物日（10月4日）、國際貓日（8月8日）、國家犬日（美國，8月26日）等節日相繼出現，推動動物保護觀念深入人心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人們對動物的喜愛並非僅僅源於天性，有信仰的原因，如佛教徒信“不殺生”，有個人的喜好，還有人因人際關係受挫，轉而尋求動物的陪伴，進而認為動物比人類更值得信賴。這種“比較心理”有時甚至會演變為特別的情感傾向，例如“愛貓狗勝於愛人”。

這類現象引發了對人與動物關係的更深層思考——究竟是什麼導致人們對動物的情感超過了對同類的關懷？我們是否在寵物陪伴的慰藉中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？

偏執的寵物觀，多少有些宣賓奪主，本末倒置，顯然不利於人與人的自然交往。問題的根源並不在貓狗，而在於社會環境、人際關係，以及個體經歷的影響。

正如貓狗的叫聲雖然由它們發出，但我們應當探究是什麼促使它們發聲。同理，若僅僅消滅提出問題的人，而不解決問題本身，無異於掩耳盜鈴，迴避現實。

然而，因寵物人多，社交媒體不斷宣傳貓狗文化，進而帶動寵物經濟發展，同時引發社會倫理的爭議。許多地區仍有大量

貧困人口無法解決基本生活需求，而與此同時，部分人願意花費鉅資供養寵物。這是否意味著這些人應當感到負疚？從倫理角度來看，個人的經濟自由使他們有權選擇如何支配財富，而寵物作為家庭成員，養寵物的行為本身並無道德可責之處。然而，這也引發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：社會資源的分配是否公平？

實際上，愛護動物與關懷貧困並非絕對對立，而應在社會整體資源配置中尋求平衡。一個更理想的社會，應當既關注人類基本需求，也推崇對動物的善待，而非二者相互排斥。換言之，提升社會福利、減少貧困問題，才是解決這一道德困境的根本之道。

本人從未養過寵物，也從不動心念，甚至有些怕狗，卻願看人遛狗，聽人講貓可愛的故事，頗能理解養寵物者的欣慰心態，如同體會那些贍養殘疾兒童的人士的博大胸懷。相信善待貓狗的人，也會善待他人。面對小動物能生慈悲心“不殺生”，似可培養出愛人博愛的胸襟，對人類同胞兄弟自會心慈手軟，反對野蠻戰爭，讓世界和平。然而，這僅是一廂情願。“寵物”與對他人表現特別關愛的“寵人”不同，如同私有與公有不同。有人可以十分寵愛自己的動物，卻對他人漠不關心，甚至下毒手。如擁有“狗狗隊”的普京雖屬愛狗人士，卻特工心狠手辣本性難移，甚至放狗驚嚇來訪而怕狗的德國前總理默克爾，居心叵測。

無論如何，養寵物已成為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一部分。在生活裡，寵物與寵人似可兩全，如魚和熊掌可以兼得。善待動物，比冷漠殘酷更具人道精神。因此，世界範圍內設立動物保護節日，不僅提醒人們尊重動物，也呼籲社會反思人與動物的關係。或許，真正的和平與善意，不僅體現在我們如何對待貓狗，更體現在我們如何彼此對待。

